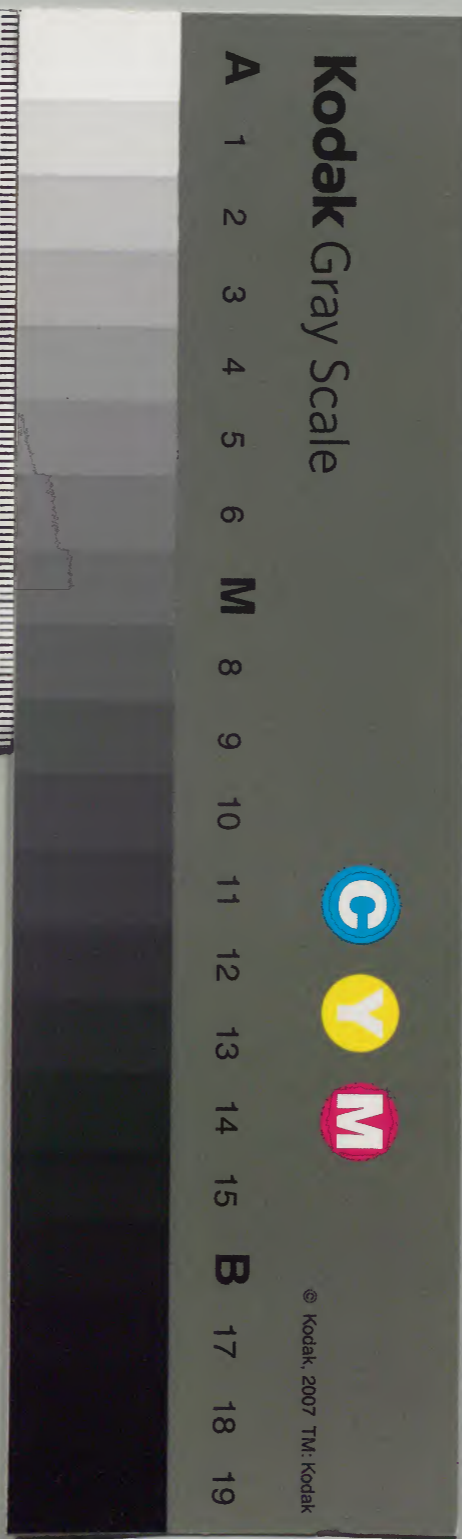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

和書門	一〇三四〇	類
函架	一五〇	冊

和書	一〇三四〇	類
函架	一五〇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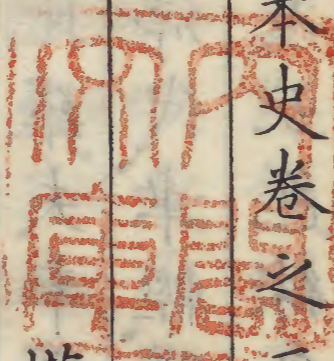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0340
冊數	150 (143)
函號	269 22





日本

本史卷之二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校

兵四

鎮守府

東方之鎮壓夷狄者曰鎮守府在陸奥膽澤

郡十訓鈔嵯峨帝弘仁三年置焉建武二年而

大日本

卷

志

一

其所繇來，昉於上世矣。初日高見國異類雜居，其俗獷悍，常事剽掠，登山奔草，捷如禽獸，穴處巢棲，男女無別，故總稱曰蝦夷焉。日本書紀

類聚三自日本武尊東征，降其魁帥，蝦夷始服皇化。爾後雖或有背叛，遣都督或將軍討之，應時蕩平。土疆漸啓，齊明帝時，遣阿倍引田臣比羅夫率軍艦一百八十隻討蝦夷，召飽田、淳代、津輕、膽振、鉏諸夷，大饗賞賚，以船一隻及五色絲帛祭其地神，以後方羊蹄爲

政所，置郡領，蝦夷內屬，建設官府者，蓋是爲始。日本書紀蝦夷居陸奧者，曰奧蝦夷，居越國者，曰越蝦夷，其居海島者，曰渡島蝦夷，其種寔蕃。日本書紀續日本紀三代實錄袖中鈔諏訪緣起先是孝德帝時，築淳足磐舟柵以備焉，以越信濃民爲柵戶。日本書紀文武帝二年，修磐舟柵，元明帝和銅二年，以蝦夷屢叛，徵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上野、越前、越中諸國兵，以巨勢朝臣麻呂爲陸奧鎮東將軍，佐伯宿禰石湯爲征越後蝦夷將

大日本史

卷

志

二

軍出自兩道討之使諸國輸送兵器船艦于
 征狄所已而大捷拓疆始置出羽國後屢徙
 諸國民配出羽柵於是陸奧出羽竝為邊要
 重地有事則命將帥其征陸奧者謂征夷將
 軍鎮出羽者謂鎮狄將軍最重其選復屢置
 持節大將軍征東大將軍等官然皆臨時所
 命也續日本紀參取職原鈔聖武帝神龜元年海道蝦
 夷叛殺大掾佐伯宿禰兒屋麻呂乃發坂東
 兵三萬以藤原朝臣宇合為持節大將軍討

之又以小野朝臣牛養為鎮狄將軍鎮出羽
 大野朝臣東人從征陸奧始築多賀柵以壓
 夷境始築多賀城以下尋以東人為陸奧按察使兼
 鎮守將軍鎮守之號始此自是後將軍出征
 蓋鎮多賀柵常置戍兵曰鎮守兵每與大眾
 運軍糧皆會此柵當時謂之鎮所天平元年
 以大瑞故詔錄鎮守兵進退如法臨敵奮勇
 輕死忘生者姓名兵役年數差專使聞奏東
 人乃具錄奏上敕授位賜物各有差五年遷

出羽柵於秋田村高清水岡及成名曰秋田
城至九年東人請征雄勝蝦夷以通陸奧出
羽直路乃遣持節大使藤原朝臣麻呂戮力
經略發常陸上總下總武藏上野下野六國
騎兵開山海兩道麻呂身自鎮多賀柵遣副
使坂本朝臣宇頭麻佐鎮玉造柵判官大伴
宿禰美濃麻呂鎮新田柵大掾日下部宿禰
大麻呂鎮牡鹿柵自餘諸柵依舊鎮防東人
率大兵入賊地鑿石斬木疏山填澗直至出

羽而還蝦夷聞之震懼降者甚衆孝謙帝寶
字二年陸奧言夷俘一千六百餘人歸降敕
賜種佃田以充邊軍廢帝時發坂東騎兵及
鎮兵夷俘築挑生雄勝二城五道俱入茲就
功役所役兵下凡八千一百八十人自春至
秋乃免其六歲貢稅又遷坂東八國及越前
能登越後諸國浮浪二千人以爲雄勝柵戶
割留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上野下野七
國所送兵器貯于雄勝挑生二城敕坂東八

國陸奧有急須援者、每國差發兵二千、擇國
 司精幹者一人押領、速赴救援、雄勝城、自聖
 武帝時、盡力營作、桃生城跨河凌嶺、最為要
 衝、二城既成、乃進鎮守將軍藤原惠美朝臣
 朝獵、以下文武官位階、寶字六年、朝獵又修
 多賀城、寶字六年、以稱德帝景雲元年、鎮守
 將軍田中朝臣多太麻呂築伊治城、三旬竣
 功、詔賞之、明年陸奧言、比年諸國戍兵、在道
 逃亡、又本國運糧鎮所、稻三十六萬束、民甚

苦之、前守百濟王敬福罷他國戍兵、點加國
 人、請準其例、點國兵四千人、減戍兵二千五
 百人、許之、尋奏他國戍兵三千餘人、既減其
 數、而所遺尚有五百餘人、請姑留之、以守諸
 塞、又依寶字三年符、差浮浪一千、配桃生柵
 戶、將至城下、相繼逃亡、請募比國三丁以上
 戶二百、徙之邊塞、長戍城郭、待其安堵、以省
 戍兵、太政官議、徙民配戍、物情不穩、勢至逃
 亡、宜不論本國他國、惟其情願者、從請移徙、

法外給復、以爲邊防、奏可、乃募坂東八國民
樂遷者徙之、以實其地、至光仁帝寶龜五年、
蝦夷張甚、乃敕坂東八國、陸奧如有警急、從
國大小、差發援兵二千以下、五百以上、且行
且奏、務赴機要、又出京庫綿一萬屯、甲斐相
模綿五千屯製襖、命上總、下總、安房、常陸等
國造船、輸之陸奧、出羽請限三年置鎮兵九
百餘人、以扼要害、以遷國府、乃發相模、武藏、
上野、下野四國兵士赴之、且以騎兵助戰、前

後輸送京庫諸國甲八百領于鎮狄所、十
年鎮守將軍紀朝臣廣純發兵三千人、築覺
鼈城、以遏膽澤之賊、及伊治公咎麻呂戕廣
純、多賀城亦罹兵燹、積年儲蓄蕩盡矣、乃遣
征東大使藤原朝臣繼繩、鎮狄將軍安倍朝
臣家麻呂討之、其從軍有功者、許以不次之
賞、敕坂東及能登、越中、越後諸國、作糒三萬
斛、尾張、參河等五國、輸甲一千領、東海、東山
諸國製襖四千領、又割下總、常陸糒一萬六

千斛、竝送之軍所。先是議遷秋田城於河邊，而俘囚久居城下者，皆不欲廢城。家麻呂乃奏其言，報曰：秋田城前朝僉議所建，禦敵安民，多亘年紀。今一旦棄之，非良計也。宜遣軍士鎮守，差國司一人專當其事。由理柵承秋田之道，亦宜遣兵助守。先時國司言秋田難保，河邊易治。議者主保河邊，至今未徙，則其重遷可知矣。宜歷問百姓狄俘，具言彼此利害。既而藤原朝臣小黑麻呂代繼繩為大使。

發兵二千，經理鷲座、柳澤等五道，伐木塞徑，以扼要害。前後諸將多無功，然因廟算素定，故卒不至大敗也。續日本紀桓武帝即位，用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乃大有功。事已見前。延曆二十一年，以陸奧拓地曠遠，敕田村麻呂築膽澤城，以為鎮所。鎮所據日本後紀發駿河、甲斐、相模、武藏、上總、下總、常陸、信濃、上野、下野諸國浮浪四千人以配之。又每年運越後佐渡米鹽於雄勝城，以為鎮兵糧。日本紀略二十三年出

大日本史

卷

志

六

羽言秋田城建置以來四十餘年土地墮墮不宜五穀加孤立北隅旁無救援請長從停廢保河邊府乃廢城為郡其在城者不論土著浮浪悉編附焉日本後紀平城帝大同元年田村麻呂奏郡司之任職員有限然邊要之事不同中國請任幹了勇毅之人以為應變制敵之備許之類聚三年救鎮將之任實在防邊不虞之備不可暫闕今聞鎮守將軍百濟王教俊遠離鎮所常在國府儻有非常豈

能應猝今後宜禁止之自桓武帝大用兵東夷既平然其遺種餘孽逃竄山谷未盡就禽滅迨嵯峨帝弘仁二年征夷將軍文室朝臣綿麻呂大極兵勢覆其巢穴蝦夷之在內地者至是無復噍類矣乃奏官軍一舉寇賊皆平宜停廢鎮兵以安百姓然城柵中器仗糧食甚多未得罷戍請置一千人以充守衛志波城濱河屢被水害宜遷置便地請以二千人鎮戍及遷城後留一千人自餘悉停罷凡

是又定屯田一百町為鎮守儲類聚國史五年綿

麻呂奏出羽軍毅等常直軍團不顧私家量

其勤勞洵可嘉尚請準陸奧給以職田許之

政事略陸奧言膽澤德丹二城遠距國府孤居

塞表狄俘為羣野心叵測不可不備請預儲

糒鹽實諸兩城許之日本後紀淳和帝天長五年

敕陸奧出羽獷俗難馴著于古昔今陸奧守

殊給廉仗出羽則否若有警急何以威之宜

準陸奧給之類聚三七年先是秋田城既復

是春地大震城郭多崩鎮城國司藤原朝臣

行則馳驛奏請發諸郡援兵預備不虞類聚國史

冬出羽守小野朝臣宗成奏秋田雄勝等城

戍卒未息關門猶閉請準人數增官員以備

竊發許之類聚三仁明帝承和六年陸奧守

良岑朝臣木連將軍匝瑳宿禰末守奏膽澤

多賀二城間異類蔓延控弦數十如有急猝

難可枝梧又多賀城為膽澤後援不益兵數

何以救急請發援兵四五月間結番上下以

候時變其糧料給以本處穀上奏待報恐失
 事機且發且奏敕宜守要害制權變明年復
 奏發援兵二千人以過與邑潰氏十年陸奧
 言諸團軍毅款云兵士歲役六十日分結六
 番以旬交代口食私糧身在城寨道途遼遠
 疲於往還家居日少不能營產故逃亡甚衆
 民不安堵請加一千人與原兵合八千人分
 結八番以緩番直以息勞民將軍御春朝臣
 濱主言健士本為勳位人既免調庸且蠲課

役從前將帥選其武藝特號健士給糧免租
 結番直戍而勳位皆盡無人可差故遵洛旨
 差發白丁給公糧免調庸人同役異請射下
 健士○射下健士疑有脫字同兵士下兵供修理城隍
 之役茲許之續日本後紀是歲置府掌二員類聚三代
 格文德帝初年出羽言境接夷落動多風塵
 至有嫌疑必資占驗請省史生置陰陽師奏
 可齊衡元年陸奧以兵士逃亡之屯戍請發
 援兵二千人敕許一千人明年以奧地俘囚

同類相殺復請發援兵二千人許之且救簡
 近城兵一千人精練武事慎守要衝以備機
 急賜穀一萬斛以賑恤民夷實文德錄陽成帝元
 慶二年出羽夷倂反燒秋田城及南北公私
 舍宅殺傷人物無算凶燄甚熾國守藤原朝
 臣興世發鎮兵禦之飛驒累表請援乃救陸
 奧曰賊勢轉盛衆寡不敵宜發精勇二千星
 火馳救禽敵有期不得失機若致遲留處以
 重科又救上野下野二國各發兵一千表裏

合勢腹背攻擊三國兵士各齎路糧皆差國
 司掾目等各一人押領其事陸奧守源朝臣
 恭發援兵恐國中夷倂蠢動請簡兵二千扼
 要害以備寇賊陸奧援兵與本國兵合五千
 餘人與賊戰不利及藤原朝臣保則小野朝
 臣春風等到軍經理兩歲北邊始定保則復
 修秋田城壘柵樓塹皆倍舊制事竝見本傳
復修秋田城以下藤原保則傳出羽舊置鎮兵六百五十人
 兵士一千人鎮兵每人日糧一升六合兵士

半之分結六番直國府而承前國司以健兒
充戍兵士鎮兵不置一人保則乃奏方今諸
國見留兵未及本土例兵數按延曆中陣圖
以一萬三千六百人爲一軍分作三軍輜重
八百人擔夫二千人而今上野下野等兵戰
卒甚少輜重擔夫至多皆違舊制且中國兵
早到陸奧兵晚達期會不合或臨陣無列聽
鼓易迷皆昇平日久兵士忘戰之所致也若
撫部內窮卒括奧地逃民留中國甲冑選本

土例兵則夷狄雖叛斷不足懼也詔從之留
上野下野二國甲冑器仗配置本國例兵秋
田城司校尉七人旅帥十六人火長二十四
人列士三百人鎮兵四百五十人加兵士三
百五十人雄勝城司校尉六人旅帥八人火
長十六人列士二百二十人鎮兵二百人加
兵士二百五十人出羽國司大毅一人小毅
三人主帳三人校尉七人旅帥十六人火長
二十人列士三百五十七人加兵士四百人

凡二千六百五十七人，比舊增千人也。五年，先是出羽言，本國舊有鎮兵，兵士一千六百五十人，而前宰皆廢而不置，因復令諸郡進勇敢之士，但鎮兵仍舊給長上糧，兵士只充番上糧，有妨教習，請兵士皆準鎮兵給糧，配成一府二城，以備非常，以三年為限，敕許二年，至是限滿，乃復奏請延期二年，又許一年，光孝帝仁和三年，出羽守坂上大宿禰茂樹請遷國府於最上郡大山鄉，廷議謂其與秋

田、雄勝二城相距已遠，烽候不接，徵發運輸皆極不便，宜擇近側高敞地，間月遷建，奏可。

三代實錄

朱雀帝天慶二年，以出羽倭囚作亂，敕

練精兵，扼要害，備機急，頒器仗，給糧食，以國內浮浪，不論貴賤，皆充兵卒。

日本紀略外記自是

後朝廷媿安，不務遠略，而兵權漸歸于武人，其鎮守府將軍如藤原秀鄉、平貞盛、源經基皆一時之雄傑，而經基之裔五世，秀鄉之裔七世，前後相繼為之。

尊卑分脈

貞盛姪維茂亦拜

將軍今昔物語姪據平氏系圖○按小右記

陸奧至贈遺藤原道長良馬鷲羽沙金絹綿

類不可彈數維良始蒙追捕命無幾進將軍

皆以貨賂獲之維良姓關他書無後冷泉帝

所見豈維茂之誤乎姑附備考

永承五年以維茂子繁茂○本書作繁盛今

一本茂為秋田城介自昌泰以降此職久闕

至是復之東鑑平天喜五年陸奧俘囚安倍

賴時叛繁茂○本書討之不克朝廷乃救將

軍源賴義討平之陸奧堀河帝時清原武衡

等作亂於陸奧將軍源義家討滅之初藤原

經清以賴時女壻被誅其子清衡從義家有

功為陸奧押領使尊身分脈後三年至孫秀

衡高倉帝時拜將軍右大臣藤原兼實嘆曰

以奧夷任鎮將可謂衰弊之甚玉海秀衡累世

相承管轄奧羽兵力精強騎兵隸麾下者凡

十七萬及子泰衡為源賴朝所滅賴朝既拜

征夷大將軍開府鎌倉朝廷特重其任竟廢

鎮守府矣東鑑職賴朝乃以伊澤家景為陸

奧留守所尋以家景及葛西清重為陸奧總

奉行民夷安之東鑑寶朝時奏請以安達景盛

為秋田城介自是四世相繼任此職東鑑尊

及北條義時掌兵權令安藤五郎者緣起詠訪

太安藤居陸奧津輕以為蝦夷管領及後醍醐

帝元亨中其子孫有季長久長者爭家相攻

北條高時召二人於鎌倉其徒竟叛亂誘夷

賊為援高時遣兵擊之久而弗克已而季長

之徒撤城自降事僅得平保曆間記詠訪中

興初護良親王惡足利尊氏之奸欲除之以

東國武士多屬尊氏且食邑奧羽二國地廣

兵強兇勢可慮議遣義良親王鎮陸奧源顯

家輔之以殺其權勢保曆間記建武二年復置鎮

守府將軍以顯家為之公卿補任延元元年顯家

奉親王西上討尊氏大破之太平記神皇正

尋拜親王陸奧太守顯家為大介進號大將

軍神皇正統記建武二年三年顯家復率大

兵西上與賊將高師直戰于界浦敗死結城

宗廣奏陸奧五十四郡殆當天下之半可得

兵四五十萬、臣請奉皇子鎮其地、發兵勸王、
 不出一年、必平逆賊矣、乃又遣親王鎮陸奥、
 以顯家弟顯信為大將軍、親王舟遇颶、不克
 進、宗廣病死、神皇正統記顯信赴任、拮据軍事
 十餘年、而官軍不振、與羽諸城相踵陷於賊、
 至正平七年、顯信竟棄國府奔宇津峯、尋歸
 吉野、相馬家傳飯野、其後鎮守府將軍亡聞
 焉、

大日本史卷之二

大日本史卷之二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因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因

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征夷府

征夷大將軍古不常置

其開府鎌倉父子相

襲掌其職以擅兵馬之權則肇于源賴朝

職原

鈔東鑑而其能握持大柄以制馭天下亦有由也夫山東地廣而多險土壤沃饒上世未霑王化民以盜略為業號曰東夷崇神帝既平四道乃令皇子豐城入彥命出治東方以應其東鄉弄槍之夢至景行帝時武內宿禰巡察於前日本武尊征伐於後豐城入彥孫彥狹島其子御諸別相繼拜東山道十五國都督日本書紀成務帝又割其地分建國造遣比奈良珠命建借間命等帥兵征討鎮定常陸風土記成

務帝據舊事本紀○本紀於是民夷率服東陸始無事矣及孝德帝改制度首拜東國國司日本書紀自相模足柄岳坂以東立為八國遣高向臣名關等總領焉常陸風土記其俗大率尚氣義莅事敢往無反顧之心人人常言曰吾額可以受箭背不可使射其勇悍天性蓋自古然也續日本書紀萬葉集故當時論兵者必以東國為首先是皇極帝時蘇我入鹿欲除山背大兄王三輪君文屋說王曰若奔東國以

乳部為本、興兵還戰、事必克矣、王不從、遂為所滅、入鹿父子既已彊僭、乃自取東國兵士護衛、名曰東方儻從者、及天武帝舉兵、先入東國、竟藉其眾、以濟大事、日本書紀厥後歷朝常徵東人、授刀以為禁兵、加意拊循、其差發防人以備外寇、專取東國之民、蝦夷有事、即亦徵八國之兵、使國司押領、赴陸奧鎮所、續日本紀自嵯峨帝後、天下久不用兵、革軍制漸廢、日本後紀三及朱雀帝時、平將門作亂東國、將門代實錄

詔募東海東山二道勇士計之、

本朝粹文賊既伏

誅、而武人建勳者、賜功田、拜官爵、控弦之士、

蓋武斷於鄉曲矣、

東鑑扶桑略記平氏時朝系圖藤原氏系圖

綱既弛、政在相家、非其族類者、雖有超世絕

人之才、不得居卿相之位、豪傑之士、出身從

仕、不過為相門奴隸、故往往有怨憤鬱結之

心、不樂仕京師、且山東去京師遼遠、禁網疎

闊、自承平而後、豪傑生心、動為自立之計矣、

斟酌大鏡今昔物語朝野羣載初朝廷以東

海東山民多驍勇故銓擬其國掾擇練習弓馬者任之江家次第其後如坂東八平氏及相模

武藏諸黨率多宰吏子孫以弓馬名家者也

保元物語源平盛衰記武藏七黨系圖平忠常之亂源賴信與

其子賴義奉敕征討坂東武士多樂屬焉者

及賴義為相模守吏民服其威會坂以東弓

馬之士大半為其門客陸奧長子義家從父

赴任居相模之鎌倉八國之士莫不推戴以

為主君自是累世恩義相結異本保元物語故陸奧

前九年之役官符徵發有名而無實賴義乃

以召募之眾討賊而平之扶桑略記後三年之役

義家與坂東之甲以誅鋤強梗及事平奏請

官符則朝廷恠賞謂為私鬪遂沒其功然將

士無變者蓋亦以義家善綏撫也後三年當軍記

時源氏爵位雖未甚貴而其部曲所在有之

至其相爭鬪徵發任意威震國郡朝廷患之

雖加禁遏而莫能制焉百鍊鈔東國之眾遂甘

為其家人矣保元平盛衰記源賴朝父義朝為下

大日本史 卷 三

野守亦嘗往居鎌倉東兵皆屬焉平治物語

倉據保元之亂義朝父為義獻策新院請奉

車駕赴東國塞足柄箱根之險以保八國八

國之士家世臣僕徵發前驅回駕入京則大

功可成新院不從異本保元物及兵敗其子

為朝勸父速奔東國分三浦畠山等兵守東

海東山北陸諸道今藤原基衡塞念種關為

朝率八國家人從父拒戰雖有西兵數十萬

來攻不足畏也為義不能用異本保元物語平治之

亂義朝誅死賴朝坐流于伊豆平治物語東國豪

傑皆其門客義舊故歲時候問為之田獵角

觥以悅心意曾我物語及其起兵天下震動平清

盛深自悔恨謂流賴朝於東國者猶放虎野

授盜鑰也源平盛衰記高倉帝治承四年賴朝既

奠居鎌倉承先世之餘烈據險要之地指揮

豪傑號令嚴明將士爭歸猶水就下其陣于

富士河既有二十餘萬人其弟義經用兵如

神出奇制勝時人皆疑其如天降地出以敢

往之將帥、御累世之家人、不數歲、大功用成。
平玉海東鑑源關東俗素勁武、而相模武藏之

兵、稱為天下無敵、其臨戰場、父死子不顧、子
死父不顧、奮厲血戰、不殲敵不已、其恇怯畏
死者、謂為非夫、終身不齒、故人人自奮、勇敢
果烈、勢不可當、且其地產良馬、人習馳逐、縱
橫上下、出入山坂、猶蹈平地、敵人往往為其
所蹴倒、故平氏雖有善戰、如藤原景清、平盛
嗣者、遂不能抗也。
源平盛衰記賴朝既滅平

氏、則忌義經欲殺之、大江廣元為之謀曰、衰
世澆薄、姦宄得志、悖逆之徒、斷無窮已、如東
海道、君躬親鎮之、可保無虞、無奈他道姦濫
時起、屢勞徵發、不如因此機會、奏請諸國置
守護地頭、以控制之、則無憂盜賊竊發矣、賴
朝悅而從之、後鳥羽帝文治元年、賴朝竟以
捕義經及盜賊為名、請為六十六國總追捕
使、○保曆間記以其家人為追捕使、地頭等
職、五畿、山陰、山陽、南海、西海諸國、不論公田

私邑每段課米五升以充兵士糧食朝廷畏其脅制不得已許之東鑑初天曆中置近江等

國追捕使以逮治姦盜朝野羣載賴朝蓋襲其故

事也自是兵馬之權盡歸關東國司領家為

守護地頭所鉗制弗克有施為而朝廷徒擁

虛器而已矣玉海東鑑增鏡保曆後賴朝討

藤原泰衡平之陣于陣岡蜂社其兵二十八

萬四千旌旗蔽空東鑑其初朝京師從兵三十

萬保曆間記建久三年始拜征夷大將軍東鑑先是

桓武帝時大伴宿禰弟麻呂為征夷大將軍

征夷之號始此自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文

室朝臣綿麻呂後此官久廢日本後紀日本紀略職原鈔

迨壽永中平知盛源義仲為之皆不幾而敗

平家物語東鑑至是賴朝受任竟為世職不

置副將軍且廢陸奥鎮守府以重其任雖號

為將軍幕府而其實乃儼然霸府也職原鈔

凡國郡住人皆從其土地兵力大小以為名

號所謂大名小名高家黨者悉隸屬賴朝聽

其使令、稱曰將軍家人、幕府僚屬、皆以家人為之、當是時、將軍家人、布滿于天下、而其稱

大名者、私兵皆不下五百騎矣。東鑑、源平盛衰記、曾我物

語、平家物語賴朝薨、長子賴家襲職、尋幽廢、弟實

朝嗣立、不喜武事、優柔無斷、不能制御諸將、

已而為姪公曉所殺。東鑑北條義時請攝政、藤

原道家子賴經為大將軍、躬執兵權、自是後

將軍徒持空名、而事權一出北條氏矣。神皇正統

記、東鑑、保曆至後鳥羽上皇討義時、賴朝妻平

政子大集將士、激勵之曰、昔天下武士有大

番三年之役、番上京師、辛勤服役、比期滿、財

產空竭、至被簞笠徒跣而歸、故將軍愍之力

請朝廷、減三年為六月、武士初得蘇息、卿等

果忘大恩乎、宜明言鄉背、眾皆感奮、誓死不

貳、義時乃遣弟時房、子泰時、率兵十九萬、犯

闕、二十萬人、居守接應、官軍遂大敗、自是陪

臣執國命、武家之權益重矣。承久記時房居六

波羅南方、泰時居北方、以彈壓京師、兩六波

羅始此將軍執權次第初賴朝以軍旅創業用法甚

嚴嘗怒西征家人不經其選舉擅拜衛府官

言宜勤勞陣役以共王事若有違令東下者

處斬沒入食邑其以威刑肅下如此故當時

人人惴慄莫敢犯法其後屢下令戒飭京師

大番東鑑大番蓋古衛士之遺也在武家所掌

最為緊要公事東鑑貞永式目太平記正文書其徵發號

令皆以勳舊為守護者掌之從時番上守衛

京師若王官致仕居管內者皆出家兵充役

神封蠲他公役唯大番不得免正治元年賴

家令諸國守護催督大番建仁三年實朝遣

其族朝雅衛京師家人食邑西國者皆隸之

建曆二年實朝以大番多懈戒飭諸國守護

其無事故不上一月者加直三月以贖其罪

及泰時輔賴經為政諭六波羅及諸國所以

勉勵督責大番者甚至矣凡其前人竣役後

人過期一二月始至者使其加直二月以償

之尋以京師龍口多闕員令家人小山千葉

等族各遣一子入直東鑑瀧口亦大番也顯廣王記

曆仁中賴經入朝京師泰時從之始命京中

諸要害處設篝火置兵士以備盜賊東鑑京中以下

參取百鍊鈔其後加置篝火凡四十八所每篝置

鼓警備京中有事發兵士赴急參取島津家本東鑑太平

記謂之篝火伊賀式部書篝屋費用皆課之武

士東鑑或令大番懈怠者謫作島津家本東鑑

先是鎌倉亦置大番徵遠江以下十五國家

人番上交代以十二月為限東鑑後又倣京

師制置篝火於鎌倉使保内人家交代服役

以備不虞是時兵制稍備矣及泰時孫經時

為執權新田政義政義據尊卑分脈供大番役以病

難髮事不告六波羅及番頭乃據舊制奪其

封邑經時弟時賴為執權定大番役以小山

遠山島津葛西中條隱岐結城千葉宍戶足

立後藤伊東佐佐木三浦名越秋田大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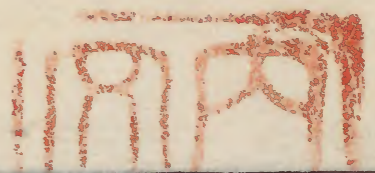
野信濃宇都宮等二十許人番上限三月警

衛京中又以諸國家人或有不順守護總領

者、諭今後宜奉命供役、不得濫越法制、恣意自由、其後以大番供役、恣徵錢貨、役人馬、人民疾苦、定制大番役、該催每段錢三百文、每五町官馱一匹、丁二人、自外一切禁止、不得加增、東鑑北條氏累世執兵權、以私恩煦濡撫育天下武士、皆莫不奔走蒲伏、聽其號令、故雖以高時狂騃、其動兵使衆、猶有可觀矣、後醍醐帝既滅鎌倉、廢將軍守邦、遣成良親王鎮鎌倉、足利直義爲執權、尋拜成良征夷大

將軍、然而當時廷議不審、時變排抑武士、大悖人心、天下思亂、及足利尊氏反、其失職怨望者、羣起而從之、尊氏將種、固有姦智、其入東國、先據源賴朝故址、自署征夷大將軍、舉兵西上、遂擁立光明院、開府京師、置少子基氏于鎌倉、以爲關東管領、雖其兵無節制、以虜掠爲常、而不至亡滅者、蓋以其不失東國也、然犯順逆理、羣下倣之、叛亂相踵、府政槩不足紀也、太平記、難

太平記、難



健兒不詳其原始、聖武帝天平六年、免諸道
 健兒田租并雜徭之半、則前此既有健兒
 矣、十年停東海、東山、山陰、山陽、西海諸道健
 兒、廢帝寶字六年、點伊勢、近江、美濃、越前四
 國郡司子弟百姓、四十以下至二十、練習弓
 馬者為健兒、其有死闕老病者與替、準天平
 六年制、除其租徭之半、其歷名等第、每年附
 朝集使送武部省、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二十三
 年、丹波言、依格差勳位衛府庫百四十日、而

白丁之徭止三十日、勞逸不均、詔以白丁為
 健兒、嵯峨帝弘仁元年、播磨言、據格可以勳
 位、人差點、健兒而國內勳位或死或逃、見在
 者老病不堪防守、請差白丁以補其闕、許之、
日本後紀醍醐帝延喜制、凡諸國健兒皆隸兵部
 省、山城、河內、攝津、伊賀、志摩、伊豆、安房、飛驒、
 若狹、佐渡、丹後、石見、隱岐、淡路、阿波、土佐各
 三十人、大和七十人、和泉二十人、伊勢、相模、
 上總、美濃、信濃、上野、下野、出羽、越前、越後、出

大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雲、播磨、讚岐各一百人、尾張、參河、駿河、甲斐、
加賀、能登、越中、丹波、但馬、因幡、伯耆、美作、備
前、備中、備後、周防、長門、伊豫各五十人、安藝
四十人、遠江、紀伊各六十人、武藏、下總各一
百五十人、常陸、近江各三百人、陸奥三百二
十四人、皆免其徭役、唯志摩、駿河、武藏、飛驒、
上野、下野、佐渡、播磨、長門、阿波、讚岐等國免
徭、畿內免課役、其食、畿內用桑田地子、餘以
國營健兒田充之、出羽出舉給之、隱岐以國

造田三町地子充之、延喜式至元弘中諸國健

兒所尚存、藤原藤房所言、橫為成福者、即是

也、太平記

隼人、即宮門警衛之兵也、延喜式在神代、火闌

降命服其弟彥火、火出見尊之神德、請為狗

人以事之、隼人即其苗裔、世世不離宮牆之

側、代吠狗而奉事焉、後世子孫蕃衍、散在大

隅、阿多、日本書紀其族又有隸右京及山城

大和等國者、姓氏錄語詳氏族志、元正帝靈龜

元年、太宰帥多治比真人池守以大隅薩摩
 二國貢隼人、已經八年、勞苦可矜、請限六年
 交替、續日本紀、類聚國史、桓武帝延曆十二年、大隅曾
 於郡大領曾乃君牛養率隼人入朝、二十年
 停太宰府貢隼人、尋以公卿議、隼人四十人
 減半、平城帝大同三年、以隼人司隸兵部省、
 敕定額隼人有闕、以京畿隼人補之、其衣服
 糧料、特準衛士給之、類聚國史、凡隼人分番上下、
 一年為限、今義解○改六年為一年、不詳在何世也、其番上相替

者謂番上隼人、自本國新來者、謂今來隼人、
 服役本司者、謂司隼人、番上隼人有闕、即取
 畿內及近江、丹波、紀伊隼人、幹了者補之、又
 擇譜第中二人為大衣、分置左右、大隅為左、
 阿多為右、今來隼人、今大衣習吠、凡朝廷每
 有大禮、官人史生率大衣二人、番上二十人、
 今來二十人、白下一百三十二人、分陣應天
 門左右、發吠聲如儀、佩橫刀、執楯槍、竝坐胡
 床、車駕行幸亦必從焉、凡隼人所須儀仗、橫

刀一百九十口、楯一百八十枚、每楯以赤白

木槍一百八十竿、胡床一百八十脚、延喜三

條帝長和元年大嘗、隼人不發吠聲、小右古

制至此蓋已衰廢矣、大嘗二年八月二十八

相撲、垂仁帝時、命野見宿禰與當麻蹶速角

觚相撲、蓋始此、天武帝十年七月三日、使大

隅隼人與阿多隼人相撲於殿廷、日本書紀聖武

帝神龜五年敕、如聞諸國郡司部下有相撲

膂力者、輒給王公卿相家、有詔搜索、無人可

進、自今後禁之、如有違者、國司奪位、記解見

任、郡司決罰、準敕解卻、其求索者、科違敕罪、

但帳內資人不在此限、續日本紀天平六年七月

七日、觀相撲、桓武帝延曆十二年七月七日、

御馬埒殿觀相撲、是後為恆例矣、平城嵯峨

間、率於神泉苑觀之、大同四年敕天下諸國、

進膂力人、五年敕從前進膂力人、限六月二

十日、今後隨得隨進、勿拘期月、雖非強力、而

善相撲者、亦宜進、淳和帝天長三年、以國忌

改七日為十六日、四年任相撲司、三位二人、四位八人、五位十四人、七年七月十六日、以雷火故、至十八日、相撲司率相撲會冷泉院、八月右諸衛府獻相撲輸物、是後或於建禮門、或於紫宸殿、仁明帝即位歲、敕相撲節不止、娛游簡擇武力、實在其中、宜令越前加賀、能登、佐渡、上野、下野、甲斐相模、武藏、土總、下總、安房諸國、搜求膂力人貢之、文德帝天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相撲左右司率樂人於

新成殿前、盛奏亂聲、清和帝貞觀七年、任左右相撲司、三位以下五位以上十人、為左司、四位以下五位以上十二人、為右司、自是後多用七月下浣、陽成光孝朝、以公卿大夫任相撲司者甚眾、不遑殫紀、十年制相撲、隸兵部省、元慶中、或於綾綺殿、仁壽殿觀焉、類聚國史其制左右近衛承命、遣使召諸國相撲人、謂之部領使、有二十六日內取、二十八日召合、二十九日拔出及布引等儀、公事根源、萬葉集、今昔物語

北語、山西宮記、諸國皆競貢力士、而如承和中伴

氏長阿乃根繼、其最雋者也。三代實錄、小右記、源平

盛衰後三條帝治安三年、太政官以諸國司

貢相撲者多懈、來符科責曰、每年諸國貢相

撲、白羽二人、行程期限載在格條、頃者國吏

不畏憲章、或闕點進、或貢庭弱、自今以後、宜

加督厲、令貢膂力、若有懈者、不得與功課之

議。小右記鳥羽帝保安中、停相撲節、至後白河

帝保元三年、藤原通憲議復之。百鍊鈔、平高

倉帝承安四年、以安房所貢相撲人、庭弱不

中用、令左近衛府下牒、撰進有膂力者。吉及

安元中、相撲節終廢。古今著聞集

大射、不詳其所始、清寧帝四年九月、御射殿、

詔百寮蕃使射、賜物有差、孝德天智朝、又命

羣臣射、自天武帝時、竟為恆例、以正月十七

日行之、平城帝時、改用九月九日、至嵯峨帝

弘仁二年、復用正月十七日。日本書紀、類聚

謂之大射、射場、天武朝多以西門南門、桓武

朝多以朝堂院馬埒殿自弘仁以後多以豐
 樂院建禮門天子親臨觀焉元明聖武廢帝
 光仁朝每有蕃國使必詔預射列類聚國史凡行
 大射前月二十日兵部省點親王以下五位
 以上三十人前二日簡善射者二十人於省
 南門射場調習其諸衛射手本府簡定作簿
 移省各有數式延喜至後世或正月闕則以三
 月行之日用十三日日本紀略仁明帝承和
 元年從兵部省請以國造田二十町稅充親

王以下五位以上調習內射之資續日本初
 文武帝時定大射祿法親王二品諸王臣二
 位一箭中內院賜布三十端三品四品三位
 二十五端四位二十端五位十六端六位七
 位八端八位初位五端其中中院外院裁減
 各有差延喜制式亦遵此法而斟酌之續日本紀
延喜式又有賭射騎射射場始公事賭射始于
 淳和帝天長元年以大射明日行之近衛兵
 衛四府舍人分耦而射左右大將奏射手其

勝者有賞、奏舞樂、負者行罰杯、類聚國史、公事根源、有賞

據文德實錄、騎射見下、射場始、不詳其始、以十月

五日行之、前二日衛門府築射棚、至期天子

臨觀、公卿以下衣冠而射、公事根源、其他臨時射

甚衆不能紀、類聚國史、初大同中、從五位下伴宿

禰和武多麻呂傳射禮、至承和中、從四位下

紀朝臣真道亦以此法名家、後生武士竟以

三家為宗、續日本紀、凡射事、當時以是講武、而

後世終為文具矣、附醫內根之資、

騎射、又曰馬射、以五月五日行之、不詳其所

始、或謂起于推古帝時、類聚國史、天武帝八

年、觀大山位以下馬、命使騎射、日本書紀、文武帝

大寶元年、五月五日、令羣臣五位以上進走

馬、帝親臨觀焉、自是後、走馬為恆例矣、聖武

帝神龜元年、御重閣中門、觀獵騎、一品以下

至京畿、近江等國、郡司子弟兵士庶民、勇健

豪富者、悉供其事、士以上賜祿有差、四年御

南野榭、觀騎射、天平元年、御松林苑、賜騎者

錢一千文。七年御北松林觀騎射。十九年御南苑觀騎射。孝謙帝時以五月爲先帝登遐之節。詔長廢此節。光仁帝寶龜八年御重閣門。令五位以上進飾馬走馬。召渤海國使吏都蒙預觀焉。桓武帝延曆十年十一年十三年以旱疫軍興停騎射。自十四年後於馬埒殿觀焉。二十五年敕停五位以上進裝馬。平城帝大同二年營北野新埒以備騎射。帝親臨御馬臺。嵯峨帝時復於馬埒殿。自弘仁九

年於武德殿行之。淳和帝天長元年議者謂五日鄰皇太后諱日宜用。九月九日自是後多以四月二十七日。迨仁明帝卽位騎射復舊。用五月五日。承和元年騎射翌日觀親王以下五位以上所貢競馬。八日觀四衛府馬藝打毬等技。九年敕五日供節。四衛府六位以下裝束除甲冑外不得飾金銀。薄泥。五位以上馬鞍不論新舊聽用金銀。但薄泥不在聽限。嘉祥二年騎射六軍擁節百寮陪侍。召

渤海國使王文矩陪宴文德帝天安二年停
騎射至八日敕公卿以左右馬寮馬競馳左
右近衛左右兵衛春宮坊帶刀舍人騎射初
淳和仁明時以四月下浣簡閱騎射所須御
馬或令四衛二府驍勇者試馳驅至清和朝
四月二十八日閱馬竟為成例謂之駒牽類聚
國史延喜式凡走馬左右衛府各較輸贏其
輸者至十月獻物謂之輸物亦昉於淳和時
陽成光孝時閱牧馬觀騎射親王五位貢馬

競馬四府馬藝竝如常但競馬馬藝自貞觀
後多以六日行之類聚國史及相門專權供故事
猶尚不絕日略本紀至後醍醐帝中興造馬場殿
屢召武人試騎射賞賜善射者太平記參取
武家又有牛追物犬追物謂驅逐牛流鏑馬
射即騎笠懸謂懸笠于竿上等諸技皆用以
習射馭也中右記東鑑源平盛衰記犬源賴
光嘗行牛追物古今著聞集至源實朝更為犬追
物騎射雜鈔犬源賴朝時有諏訪盛澄者傳

大日本書紀
卷之九
十一

藤原秀鄉射法善流鎬馬賴朝召而行之鎌倉又屢令諸士試笠懸東鑑笠自是諸技盛行世世不廢其後光明院命停犬追物小笠原貞宗謂射馭之要莫過焉請復之犬追物目安陣練天武帝用兵鼓角幡旗節制大備萬葉集當時蓋有陣練之法然其詳不可得而考今所存鼓吹司式僅可觀其吹擊先後之節耳因附載于此三月朔日平旦鼓吹司率鉦鼓師生區別廳事前庭立標其制版位南一許

丈分左右畫地爲界版正南廣一丈二尺爲

大路大路東西開小徑各縱七橫二十七徑廣

四尺縱橫徑間方四尺名之爲町○大路東

西第一徑與北極徑角夾大路立第一標自

北第五徑立第二標第九徑立第三標第十

四徑立第四標第十九徑立第五標又區別

廳前西南角地畫界謂之塞陣分南北中央

一丈二尺爲大路大路南北開徑各縱四橫

二十北方第一徑曲通廳前大路西第一徑

第二徑通第三徑、第三徑通第五徑、第四徑通第七徑、南方第一徑通大路東第一徑、第二徑通第三徑、第三徑通第五徑、第四徑通第七徑、塞陣東極町大路南北各建一楯、楯後各置一鼓、與楯平頭路中央建一幡、退西一許丈立楯領隊標、第五町北置一鉦、南置一鼓、中央與鉦鼓平頭建一幡、幡後立將軍隊標、第八町南置答鼓、北置多羅羅鼓、第十町南北置多羅羅鼓、第十四町南北亦如

之、第十九町亦相夾建一楯、訖、設座於廳事、已一刻、辨史等就座、兵部輔丞錄與司正佑令史就版、生等就標、各試所習技、畢皆退、大角小角鉦鼓三師、率生等列塞陣、吹部一人就版唱言、將軍隊所置鉦鼓晝夜五時、朝、日、中、夕、夜半、夜半、擊吹以報時、北鉦師南鼓師應令、又令吹大角警覺、次令吹大角促軍裝、次令吹大角吹小角擊右鼓、聚兵於政所、次令擊右鼓、促楯領隊、楯領隊乃擊右鼓左鼓、舉導幡進

兵就第三標次令吹小角擊鼓輪皮并擊諸鼓齊發小角訖急擊答鼓將軍隊進就第四標次令擊右鼓進楯領隊楯領隊復擊鼓發聲進兵將軍隊擊左鉦兵執楯立定楯領隊進就第二標將軍隊擊鼓就第三標復令擊右鼓促楯領隊乃擊右鼓左鼓發聲進復令擊左鉦兵立定如前楯領隊進第一標將軍隊擊右鼓左鼓進第二標自餘進第三以下標將軍隊擊右鼓促戰

謂之領鼓

大角小角鼓鉦

盡數吹擊進戰卽亂聲三度將軍隊擊左鼓楯領應擊左鼓兵皆立定將軍隊擊左鼓

謂多

羅羅

退兵擊左鉦皆回面立定將軍退就第

三標楯領擊左鼓右鼓退就第二標北向而立將軍隊擊左右鼓退擊鉦則後回面立退就第四標自餘亦從之楯領擊左右鼓退回面立如前遂退就第三標次令將軍楯領退軍政畢將軍隊吹大角吹小角擊左鼓楯領復擊左鼓次令吹小角擊諸鼓小角訖擊答

鼓舉導幡、將軍隊以下皆率入塞、乃吹大角、擊鉦止軍、擊鼓召諸隊長、訖解陣、辨史省官皆退、儀式 刀劔古謂劔太刀、萬葉集 其制始自神代、伊弉諾尊所佩有十握劔、天祖乃有八握九握十握等劔、素盞鳴尊亦佩十握劔、又有名紐小刀者、蓋其小者也、皇孫降于中國、以大來目部為前驅、其兵皆佩頭推劔、及神武帝東征、賴其利器、鏖殺劇虜、帝又獲節靈劔、竟平天

下、後祀之石上社、以為神、祀之以下、舊事本紀 至垂仁朝、諸社神幣始用弓刀、時又作太刀一千口、藏石上神庫、以為神寶、其貴刀劔如此、日本書紀 及桓武帝遷都、以神庫多蓄兵器、而去都差遠、非常可虞、議移之山城葛野郡、以有神崇不果、日本後紀 而朝廷寶器、乃有畫御座、破敵、守護等劔、皆歷世所傳焉、大將出征、必授破敵、謂之節刀、中右記、源平盛衰記 後鳥羽帝時、嘗以畫御座擬寶劔、禁祕鈔、神皇正統記 醍醐帝延喜制、造大刀

一口、用鐵十斤五兩、長二尺四寸、而諸國歲貢凡五百一十餘口、皆送兵庫寮、延喜式及武將掌兵事、最重刀劍、源氏則有鬚切、膝丸、平氏則有小鳥、拔丸、皆傳家重器也、平家物語平盛、源平盛衰記至後鳥羽帝、召天下劍工、番上造刀、以公卿為奉行、帝又命造刀、撲、親、焯之、號御所鍛、多賜武人佩之、是時良工輩出、創意鍛造、其制益精、東寺觀智院古文書承久記及建武之亂、將士好用長刀、大抵六尺以下、四尺以上、間

亦有佩七尺餘刀者、太平記蓋中國兵器、莫

利於刀劍、外蕃稱為神刀、而中世以降、擊刺

之法、亦有究精妙者、往往傳習、如肥後人追

手、教高、稱為高手、源為朝就而學之、搏鬪無

敵、如源義經、尤得其妙、時人驚嘆、比之鬼神、

至後世、有專門名家、各傳其法、云、平家物語平治

神、異本保元物語、平家物語、平治

矛、又謂戈、其制最古矣、伊弉諾尊、用瓊矛、以

畫八洲、大己貴神、用廣矛、以平天下、及崇神

帝時祭祀以矛為幣景行帝遣日本武尊征

東夷賜以比比羅木八尋矛比比羅木八尋

神功皇后攻新羅降之以其所杖矛樹于城

門以為永世之標日本書紀文武帝大寶制矛長

二丈者謂之牟丈二尺者謂之稍竝不得藏

於私家今上世又有三刃矛嚴矛之類○本

牙此云伊其制皆不得詳日本書紀及後世戈矛

之用史莫所見而槍之用始興槍亦戈之屬

解今義崇神皇子豐城命夢登御諸山東向弄

槍因出治東國是當時已有槍也天智帝誅

逆臣自執長槍立於殿側日本書紀大寶制令衛

士下日皆習用刀槍每有公事衛士皆帶槍

今後又有鎌槍鯁尾槍其制不可得考也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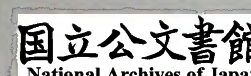
實錄及元弘建武間槍術漸盛其制增精而長

於其技者至有馬上善用一丈許槍者太平記

中世又有稱長刀者其用始見於陸奧後三

年之役以木為柄施刃其上長者或六尺餘

當時又謂之鉞後三年合戰記及俗所謂奈



大日本書紀卷之十七

木奈多者也外記

弓箭上世造弓專用木而其材不一梓槻檀

拓類皆為之中世始有以竹合木施膠漆造

之者其制皆宏大短下長上箭亦極巨善射

者洞堅穿剛無物不碎實中國之長技而外

蕃之絕所不及也參取日本書紀續日本紀

記三國志武備志源三代實錄保元物語太平

者集新選和歌六帖佐竹家譜其在神代則天祖慮素盞鳴尊之為橫虐嚴

設戎裝背負千箭及五百箭鞞臂著高鞞振

起弓彌以威之其遣天稚彥驅除暴神賜以

天鹿兒弓天羽羽矢皇孫之降于日向天押

日命執天扼弓及八日鳴鏑前驅啓行及神

武帝討長髓彥舉其所御天羽羽矢及步鞞

示之賊乃震悚遂滅之綏靖帝使弓部稚彥

造弓倭鍛部天津真浦造真麁鏃矢部造矢

以靖內難崇神帝科調役令男子貢熊鹿皮

角此謂弭調令古男子以下其尚射可見焉垂

仁皇子五十瓊敷命最好武帝賜之弓矢及

大日本書紀卷之十七

神弓削部、神矢作部、仁德帝時、高麗貢鐵盾、鐵的、帝命盾人宿禰射之、一發洞貫、蕃人驚服、稱爲絕技、欽明帝時、攻新羅函山城、筑紫物部莫奇委沙奇、能射火箭、焚城拔之、火箭始見此、日本書紀大寶制、兵士每人弓一張、征箭五十隻、胡籙一具、皆令自備、今及清和帝時、以檢非違使請、一箠以三十隻爲定數、但節會行幸及臨時警固之日、依法備之、三代實錄延喜制、凡造弓、長七尺以上八尺以下、征箭長

二尺三四寸、鏃二寸五分、諸國歲貢弓一千二百九十餘張、征箭胡籙各副之、兵部省與兵庫檢校奏進、付兵庫寮收之、延喜式後一條、帝時、女真寇邊、官軍以鳴鏑射之、賊皆辟易、小右逮源平二氏掌兵事、射術尤盛、武人皆自稱弓馬家、至其挽強者、以弓五人張、箭十五束爲極、或有以一箭覆戰艦、如源爲朝、以一箭卻敵軍、如本間忠秀、則其最翹翹者也、

平治物語、源平盛衰記、太平記、忠秀據建武二年記、

弩之制昉於上世傳言神功征韓時所如意
 製造勁利無比唐國雖有弩不及遠甚於兵
 械中最為神奇本朝文粹中世又有手弩三代實錄蓋
 弩之小者也廢帝寶字中始置太宰弩師日續
 紀本其後以鎮守府及陸奧出羽俱居邊要皆
 置弩師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仁明帝時島木史真制
 新弩四面可射回轉易發蓋仍舊制而加巧
 者也承和四年陸奧言夷獠生習戰鬥固為
 難制唯有勁弩可以威之今見庫中弩制作

不精機牙乖戾雖有生徒無人督習請分公
 廨所有給弩師以調習焉許之其後美濃以
 舊制弩二十脚不中用更造新弩四脚壹岐
 對馬以地近新羅制敵之具不可暫闕竝置
 弩師續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清和帝時以新羅警置弩
 師最夥矣貞觀十一年隱岐長門俱置弩師
 十二年出雲以權史生雁高宿禰松雄善作
 弩兼習其術因幡以黃文真泉本直宿衛善
 用弩竝補弩師三代實錄類聚三代格陽成宇多二朝

佐渡以民心強暴喜殺越後以東拒夷狄北
 備海寇能登以斗出北海東西無鄰越前以
 西帶大海兵備不可緩越中以有弩無師伊
 豫以所有之弩機牙乖戾竝皆請置弩師教
 習其技以備不虞醍醐帝昌泰二年肥後以
 地接海崖防遏寇賊請置弩師類聚三其他
 廢置詳職官志然至是時法制漸弊故三善
 清行上疏曰方今東有蝦夷之亂西有新羅
 之警自餘北陸山陰南海諸國皆慮外寇今

其弩師皆充年給許斤賣唯論價直之高下
 不問才技之長短故任職者未知軍器之有
 弩况曉機弦之所用乎請使六衛府兵練弩
 射之術試其才技從功勞以任弩師本朝及
 壽永之亂瀨尾兼光設寨於備前佐佐迫張
 弩以待敵源平盛是後戰鬥弩莫所見而聞
 有用石弓者其制蓋與弩不同也東鑑承久
 馬之為用尚矣神功皇后征新羅赦其王為
 飼部應神帝令百濟阿直岐養其貢馬于輕

坂上廐其他倭飼部、大津馬飼、河内馬飼類、見於史者甚多、而小鹿火宿禰、平羣臣真鳥、皆以大臣掌官馬、則當時重馬政、可以見已、繼體帝賜筑紫馬於百濟、欽明帝七年、復賜良馬七十匹、十五年、以請援兵、遺馬一百匹、孝德帝大化二年、詔凡官馬每一百戶、輸中馬一匹、每二百戶、輸細馬一匹、其買馬價、一戶布一丈二尺、又定驛馬傳馬之制、迨天智帝元年、大置牧地放馬、天武帝時、屢詔公卿

養馬、又躬臨閱其驅馳、

日本書紀

事既見前、文武

帝三年、詔正大貳以下、每人備兵馬、

續日本紀

大寶養老定制、置左右馬寮、以掌馬政、其廐牧、今云、凡廐細馬一匹、中馬二匹、駑馬三匹、各給丁一人、獲丁每馬一人、日給細馬粟一升、稻三升、豆二升、鹽二勺、中馬稻若豆二升、鹽一勺、駑馬稻一升、乾草各五圍、木葉二圍、周三尺為圍、青草倍之、自十一月上旬、飼乾、四月上旬、給青、凡牧每牧置長帳各一人、每

羣牧子二人、其牧馬以百爲羣、長帳取庶人清幹、堪檢校者爲之、其外六位及勳位、亦聽通取、馬戶分番上下、其調草正丁二百圍、次丁一百圍、中男五十五圍、牝馬四歲遊牝、五歲責課、母馬一百、每年課駒六十、其馬三歲遊牝、生駒者別簿申之、牧馬每剩二駒、賞牧子稻二十束、其長帳通計所管羣賞之、牧駒至二歲者、每年九月國司與牧長、俱以官字印、印左髀上、具錄毛色齒歲爲簿、一通留國、

一通申官、牧地常以正月以後、從一方以次漸燒、使草生遍滿、其鄉土異宜、不須燒處、則否、牧馬堪騎用者、皆付軍團、簡本團兵士家富堪養者充之、免上番及雜驅使、本主欲於側近十里內調習者聽之、牧馬死耗者、每年率百頭、論除十、其疫死者、與牧側私畜相準、死數同者、聽以疫除、在牧失官馬者、給百日搜覓、限滿不獲、準本處時價、十分論七、徵牧子、三徵長帳、其在廢失者、主帥準牧長、飼下

準牧子失而復得、追直還之、其非理死損、準本畜徵填、凡諸道置驛、每三十里一驛、若地勢阻險、及無水草處、隨便安置、不限里數、每驛各置長一人、取驛戶當裕幹事者為之、半置以後、悉令長任、有死老病家貧不堪任、則替代、有馬及鞍具闕乏者、竝徵前人、若緣邊地被蕃賊鈔掠、非其罪者、不用此令、諸道置驛馬、大路二十匹、中路十匹、小路五匹、皆取筋骨強壯者充之、傳馬每郡各五、皆用官馬、

無則以官物買充、附富家兼丁者養之、以供

送迎、令義養老五年詔、王公卿士及豪民、多

畜健馬、競求無極、不唯失財、或致鬪爭、其為

條例、明立禁限焉、有司奏、宜據官品定畜馬

之數、親王及大臣、不得過二十匹、諸王諸臣

三位以上十二匹、四位六匹、五位四匹、六位

以下至庶人三匹、一定以後、隨闕充補、若不

能騎用者、錄狀申所司、閱馬帳然後除補、如

有犯者、以違敕論、其過品限、悉沒入官、聖武

帝天平四年、禁東海、東山、山陰、三道諸國、賣馬出境、至六年、開其禁、孝謙帝寶字元年、制王臣馬數、據格有限、過此以外、不得畜馬、京中二十騎以上、不得羣行、續日本紀桓武帝延曆二十三年、以安藝野三百町、賜甘南備內親王、以為牧地、嵯峨帝弘仁二年、以上野長野牧、賜三品葛原親王、日本紀六年、陸奧出羽按察使巨勢朝臣野足奏、軍團之要、莫先於馬、而權門富人、搜求無絕、勞擾吏民、侵犯夷獠、

部內為之不肅、兵馬由是闕乏、延曆六年、敕定科條、至今不知遵承、請建制嚴禁之、敕令強壯戎馬、勿出國境、若有犯者、寘嚴科、馬沒入官、但馱馬不在禁限、日本後紀類聚三代格、淳和帝弘仁十四年九月、御武德殿、覽信濃貢馬、日本紀初、延曆中、置信濃牧監公廨田、凡諸國牧馬有闕、隨數徵直、每駒稻二百束、既而其弊稍生、牧子皆苦徵求、相率逃亡、信濃特甚、天長元年、所司請停徵駒直、依法科罪、信濃罷

牧監令國司掌之、敕駒直徵百束、牧監二員、減一、令國司相共檢校、牧監準國司責解由、

政事要略至文德帝時、牧監復舊、類聚三四年甲

斐言、本國所領牧與信濃同、頃年牝牡蕃息、

已至千餘、而監事品秩稍卑、馬政不行、請準

信濃置牧監之職、許之、清和帝貞觀三年制、

陸奧馬不許出境、成例既久、今法禁漸弛、一

旦緩急、何以支之、凡其戎馬堪用者、無牝牡

宜悉禁出境、以資警備、類聚三六年敕改諸

國貢御馬期、從國遠近以為程限、尋改信濃

貢御馬期、明年制、信濃敕旨、牧馬以八月二

十九日、今定十五日、敕旨、牧始見于此、○敕

本紀略天德三年條訂之、冷然院諸牧、以八月二十五日、

今定十一日、皆及期貢進、三代實錄謂之駒牽、日本

紀略宇多帝寬平五年敕、敕旨、牧馬有闕亡者、

令別當填償、醍醐帝延喜四年、以敕旨諸牧

御馬減耗、敕定別當秩限、準牧監責解由、九

年以武藏立野牧為敕旨、牧、每年勞飼御馬

十五匹、以八月二十五日貢上、敕旨牧皆置
 別當、政事略其後作延喜式、馬政亦備、凡御牧
 在甲斐、武藏、信濃、上野者、三十二所、每年九
 月、國司與牧監若別當、信濃、甲斐、上野置
 牧監、武藏置別當、臨
 牧、檢印署帳、簡齒四歲以上、堪用者、明年八
 月、附牧監貢上、其不中貢者、充驛傳馬、但信
 濃不在此限、又駿河、下野、伯耆、備前、伊豫、肥
 前等、置牧凡二十七所、年貢御馬、甲斐六十
 匹、武藏五十匹、信濃八十匹、上野五十匹、若

有所闕課值、每駒稻七十束、又諸國所貢繫
 飼馬、各有定數、左右馬寮均分檢領、移兵部
 省、茲放飼于近都牧、養飼之法、有櫪飼、繫飼、
 國飼、放飼等、櫪飼、即櫪中所養者、繫飼、繫牧
 馬而調良之者、國飼、寮以御馬附山城、大和、
 河內、攝津、伊勢、近江、美濃、丹波、養之者各有
 數、放飼、寮放諸國貢馬于攝津、近江、丹波、播
 磨諸牧、養之者、又有山城、美豆、殿、養飼御馬
 不肥者、凡馬充衛府者、左近衛看督、左兵衛

行夜、及檢非違使各有數、左馬寮營種大和、
攝津、信濃、越前、播磨莊田二百四十六町、右
馬寮營種大和、信濃、越前、播磨墾田二百四
十五町、以充秣料雜用、又有諸國所進秣料、
諸衛府兩國所輸年料芻、諸國所進秣料、近
江米百五十斛、備前大豆八十斛、以充左馬
寮、播磨米、阿波大豆、充右馬寮者、亦如其數、
諸衛府兩國年料芻、左近衛府四千斤、左衛
門府八千斤、左兵衛府三千斤、山城六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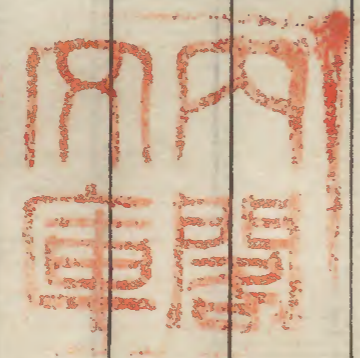
百三十三斤、攝津十斤、以充左馬寮、右府兩
國輸右寮者亦如之、二寮又有山城、大和、陸
田三十二町、公廨田十町、西海道諸國馬、便
送太宰府、進帳兵部省、太宰府戎馬有定額、
又有分置鴻臚館、以備急速者、延喜式其條令
頗詳、然非當時所皆行也、朱雀帝承平中、以
武藏小野秩父二牧、為敕旨牧、小野御馬四
十匹、每歲八月二十日進于京、秩父二十匹、
八月十三日貢之、村上帝天曆六年、以甲斐、

武藏、信濃、上野貢馬違期及減例數，敕切責國司牧監，其後期減數者，牧監雖有他勞，不預賞例，屢致闕怠者，解卻其任。國司五位以上全奪位祿，六位以下折納公廩。政事要略又以朱雀帝國忌，信濃貢馬改用十六日，竟為永例。江家次第、公事根源、日本紀略。然是後諸國歲貢多不及期，或至冬月，或延至明年。日本紀略、本朝如甲斐諸牧，歲減例貢，或進羸馬一條，帝寬弘九年，敕甲斐御馬，國司宜遵式貢進，牧司有

姦濫，務加檢察，若不恪命，必處罪責。路次諸國不速傳送，亦俱同科。凡每牧母馬，國司遷替之日，具簿奏上，如有減耗，必充其數，然後考功過以行褒貶。小野宮年中行事。至堀河帝以後，甲斐、武藏等皆闕而不貢，但信濃猶屬左馬寮貢進，故十六日駒牽，僅存舊例。然衰替之甚，至進隻駒以供故事，如臨時所須，馬寮或不能給焉。對酌本朝世紀、中右記、山槐而當記、建永元年記、東鑑大意。時國郡武士最重馬，爭相畜養，其稱大名者，

率常畜三五十匹、凡算兵數、亦必以騎、而健
 鬪之士、愛惜名馬、如源仲綱於木下、佐佐木
 高綱於生陵、可以見也。源平盛衰記及源賴朝操
 兵權、馬政亦盛行、嘗獻一百匹於後白河法
 皇。東鑑古今著聞集又施一千匹、以慶東太寺、文治
 二年十月、賴朝貢御馬五匹、其後貢獻率以
 十月十一月為例、多者二十匹、承元四年、源
 實朝令守護地頭、復諸國御牧、東鑑而信濃望
 月牧、至後醍醐帝時、貢猶不絕、及中興又復

甲斐諸牧、建武年中行事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大日本史

卷

志

三十一

六日
大日本史卷之三
卷
三

大日本史卷之三

高麗於生受所以也
 在權內政亦成
 皇德
 二十
 甲斐
 中計
 神
 疾
 不
 及
 天
 保

